

實驗豫劇《蛇女之語》

一、登場人物

蛇帶：為衣帶所化妖物，纏縛於女性身上，使女性化為蛇。¹

清姬：因鍾愛僧人安珍而不得，因而憤怒追求，追求途中化為蛇形之女子。

白衣女：即為白素貞，許仙一家亡故後，守在山間的寺廟內，憑弔往事。

二、編劇理念

本劇結合日本歌舞伎《京路子娘道成寺》與中國《白蛇傳》的故事，兩個故事皆與「蛇女」相關，前者主角清姬因愛而不得，在怒中化為蛇身，口吐烈火，焚燒道成寺；後者為熟知的白素貞為尋夫而水漫金山。兩個故事相似，都因愛至最深時，因轉為負面情感而化為蛇，因此本劇結合《京路子娘道成寺》與《白蛇傳》，乃是有意將此相似命運的蛇女跨越時空相會，從而產生互相憐惜的姊妹之情。

此外，與《京路子娘道成寺》故事相關的，還有出自鳥山石燕《今昔百鬼拾遺》中的「蛇帶」，在其記錄中，是從女人的妒嫉之心所生，其形貌如同衣帶，會將女人化為毒蛇，且紀錄中，與其相關且最著名的，即為《京路子娘道成寺》的清姬。因此本劇將蛇帶一角提出，使其能夠與清姬、白素貞有所互動，了解兩人變為蛇的原因，以及蛇帶在其中的關鍵性，從而使道成寺故事與白蛇故事的後續有所發展與內在省察，進而看見女性內在的省察，以及女性之間的緊密姐妹情誼。

本劇在設計上，場次之間的分別並不需過於明顯，而是採用定幕劇的形式演出，僅將空間環境以投影呈現。亦在第三場與第四場設計清姬與白衣女的身體互動是相同的，此乃是借鑒崑曲《雙思凡》、與《京路子娘道成寺》的變體《二人道成寺》的演出，以相同的肢體展演，表現兩人的命運與情感的相似性，最後想人同心下山，尋找生命的其他出路，使故事發展能從晦暗糾結中展開，通向別條道路。

¹ 此角可由花旦飾演，若為製造妖異特性，亦可由偶戲演出，使之別於清姬與白衣女的人戲。

三、劇情大綱

本劇因以定幕劇的形式呈現，雖有分場，但場次之間的分隔可以較模糊的分是呈現，以使演出有不間斷的感覺。

劇情內容上，序場為蛇帶走至寺前，作為引子，簡要且隱晦地指出他為血淚所化、且具備讓人改換形體的能力。

第一場以清姬為主角，為追尋安珍來到寺前，並與白衣女(及白素貞)相會，並在盛怒之中，說明來到山間的原因，並且整理自己的記憶。第二場以白衣女為主角，回憶當年之事，並敘述為何守在寺中的原因。經過這兩場的敘述，引出兩個角色之間相互憐惜的情感。

第三場為蛇帶穿梭於清姬與白衣女之間，說明兩人為何化為蛇形，引起兩人的痛苦回憶，且形態在人與蛇間模糊的游移，同時又另兩人互相嘲弄，最後得知都是同命人，因而決定相惜相伴。而後在第四場中，清姬與白衣女相惜，決定擺脫過往情事的束縛，兩人相伴走入人間，開啟新的人生。

尾聲則為蛇帶感嘆歷來不只兩人將他喚去，但都只看見他將人變為蛇形的束縛，卻未見其他的含意與可能性，最終又被呼聲召喚而去。

四、劇本

序場

場景：山中古廟前

▲畫面緩慢地登上階梯，看見古廟，在細微的雨聲中，傳來陣陣誦經聲。

▲蛇帶在煙霧中上場，一邊俏皮地走著，一邊扭絞著身上的衣帶。

蛇 帶：呀，遊蕩這無數時日，又到了一座山寺之前了啊！

【清板】

古今多少人情債，
千年萬年解不開，
都道是，失眠把人來錯愛，
都道是，廟前求人來仲裁，
又豈知，廟中之人一生吃齋，哪知什麼情和愛！
到頭來，一雙鴛鴦只得兩分開。
一方青燈佛前性情改，
一方心焦空盼總無奈，
（夾白）啊？你問我是如何得知？不如你來猜上一猜！
我不是，紅口白牙來編排，
我只是，千百年來身總在，
怒血染身，悲淚沁身，血淚澆溉才化得這形態，
在此世間情路飄飄蕩蕩空徘徊，
一旦見他情路彎彎曲曲有阻礙，
便是我，來相伴，你抒情懷，
我施展這形變才！

▲雨聲漸大，並交雜雷聲。天泛紅光，漸照亮山間。

▲鐘聲響起，鳥獸四散。

蛇 帶：紅雲翻山過，乃是主大怒之兆……（盤算貌）想不到竟是個故人！況在這山寺之中，彷彿那昔日之景……是啦！我且隱身，瞧他待要如何！（下）

▲紅光熾盛，風雨聲喧囂，草木逐漸燃燒、枯萎。

第一場

清 姬：(內唱)【栽板】
一腔怒火翻海濤！

▲清姬從觀眾席上。

清 姬：【流水板】
恨滔滔，怒滔滔，積年的心火把身燒。
路迢迢，怨迢迢，萬里尋人不畏路阻擾。
多少年華春去杳，
不見郎君，悲怒交加，日夜嚎啕。
你求道心盛意逍遙，
我一顆真心，你卻輕易拋，
不聞不顧，更來出言把我嘲，
此後離去，將身隱沒在山廟，
我只得，忍悲憤，為求真愛也要拚一遭！

▲風雨聲中，鐘聲再次響起，清姬仰望寺廟，面露痛苦貌。

清 姬：到此又是一座寺廟，這寺名……看不清，卻不知道那無情人是否正在此處？這麼多年來，我走遍了無數山川海濱，每到一處，必來探問那人下落，卻總也不見那人蹤跡……到底是他真的不在？還是這些僧人有意隱瞞？又或者是，我真的如他所說，這麼不堪，讓他不願見我？也罷！倘若他真在此處，我定要將他的心掏出來，好好的問上一問！
(叩門)
安珍，你在此處嗎？有人在寺中嗎？可否讓我進去找個人？

▲清姬反覆叩門詢問，無人應答，愈顯焦急。

清 姬：分明有這刺耳的誦經聲，方才也有鐘聲響起。這究竟是真無人？還是假無人？這些僧人怎麼都是一個樣！有人求助卻閉門不見，難道真要我闖入寺中，大開尸——

白衣女：(內白)大雨傾天，是何方客人？

清 姬：怎是女聲？難道我來到的是座庵堂？那人定不在此，這該如何是好？但我漂泊數日，此刻又是瓢潑大雨，這山林之中，更不知前路——便在此處歇息，也好做打算。

白衣女：(內白)外頭可有人嗎？

清 姬：有的！是個迷失在山林間的人，望好心人暫且收留，讓我避個雨吧！

白衣女：（內白）稍等。

【唱】

雷聲震天，風雨聲喧，
在此山間，隱世多年，
鳥雀相談，人煙罕見，
忽聽得人聲吶喊，
倒教我心中心慌意又亂，
細思量，雨中相逢亦是緣，
此間只得把廟門展——

▲廟門開啟，白衣女上。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竟是個紅衣女郎在眼前！

白衣女：想不到這大雨傾天，竟有女客來訪。還是快些請進吧，別受了寒氣。（牽引，驚訝）想不到此人身子看似單弱，但這身上的火氣倒挺熾熱，不像一般女子呢！

清 姬：多謝娘子！

▲白衣女打量清姬，伸手將清姬引入門內。

▲畫面空間隨兩人行動，進入內室。室內描繪以素白與水藍色的設計為主，並以長布條為飾。

清 姬：想不到在這山林之中，竟有這樣的寺廟，與我過去所見，大有不同。過去行經之寺，多是男人主事，且焚燒名貴樹材，雖言滿室生香，於我而言，卻是奇臭無比。今日所見，一片素白白的，且只有雨水泥土的自然氣味，全是不同氣象，真是罕見。

白衣女：不知娘子是如何知道此處？今日到來，又是為了何事？

清 姬：本不知此處，只是偶然經過。至於所為何事，只因多年來，為了尋找一人，歷訪無數古剎，都未能尋得此人。今日至此，只因大雨傾天，前路不明，故而叩門求助。

白衣女：真是奇緣，從來只聽得入寺修行，卻鮮少聽聞過入寺尋人。縱有，那也是件極為遙遠的事了……

清 姬：是嗎？我倒認為，這寺廟是極好的隱身之處，凡有不順遂的、煩惱的、想拋開卻不知道如何拋開的事物，只要進到廟中，都可輕易地割捨，所以才有這麼多人總愛說著「目空一切」、「遠離塵俗」，做出清高的態勢。

白衣女：你說的也是有理……來到此處的人，又何嘗不都是煩惱在身，期望在此求得內心平和的呢？

清 姬：話是如此，但這裡看起來卻又與別處大有不同，並無半點男人主事之氣，可是由您主理？不知此寺是何名？又該如何稱呼您？

白衣女：奴家並非此寺主理之人，只是一意的為著故人、以及些許陳年舊事，守在此處。至於來此寺中之人，無分男女，有煩惱有緣者即來修行，煩惱緣滅者即去，來去自如，故而無須以名號稱呼。

▲白衣女環顧四週，畫面投以水的波紋，波紋中浮現些許畫面。但隨著水滴逐漸密集，畫面趨於破碎。

蛇 帶：（內白）想不到寺裡的也是個故人。這麼多年來，他也對當年之事無法忘懷啊？嘻，真不知二人相遇，會有什麼發展？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過往種種，一切都如水面泡影轉瞬散。
只留下，昔年往事在心間。

清 姬：竟也是個痴人啊……

白衣女：痴人嗎……是啊，都過了這麼長久的時間了，當年之事仍還像條絲帶般，緊纏在身上，讓人生痛。不說這個了，娘子說要尋人，不知要尋的是何人？在這大雨日子，又是怎麼上得這座山來的？

清 姬：我也不知，只記得——

【唱】

當日裡，惱怒眉梢，心急如焚，
一霎時，胸悶痰阻，雙眼發昏，
只覺得，飄飄蕩蕩，喪失神魂，
朦朧中，恍恍惚惚，忘卻此身，
行過山川河海，無數山林，
凡過一寺，佇足相詢，
奈何呼告總不靈
全不知，行過多少荒山峻嶺，
也不知，走過多少古剎名勝，
待到回神，便又已是破曉時分。

白衣女：如此說來，你竟是遠道而來。可你又是如何走過這漫漫長路的？

清 姬：我想想……當日我追著一個人，他騎馬奔逃，我便疾步追趕，他乘舟渡河，我便水泳跟隨。這跟著跟著，只覺得身上愈發滾燙，好似有火在燃

燒，又覺得似有什麼緊縛著身軀，讓我的身子不斷延長，後來就……就不記得了。但每每想來，似總因想起那薄情客時，便會忘卻眼前之事，其後便如身在夢中了。

【唱】

夢中所見，俱是一片火海，
四下之人皆驚駭，
都道我是龍蛇怪，
所過之處，遍地屍骸。
清醒之時，卻不知是夢中異象，還是荒旱災。

蛇 帶：（內白）是夢？非夢？都由你來！嘻！

白衣女：那你又是為何要追那人？他究竟是誰，竟讓你如此憤恨，不畏路途勞苦？

清 姬：他叫、他叫……

【垛子板】

這薄情客，他的名是安珍！
一身土布，道是修行人。
我見他，面容清俊，性情溫敦，
一見傾心，頃刻情動難自禁。
不料想，他只念佛語綸音，
全不念，我一片赤誠真心，
反倒出言相責，讓我心憤懣！

白衣女：他說了什麼，讓你如此憤怒？

▲清姬敘述時，投影男人求助於女人，進而爭吵，男人出逃，女人尾隨，且在尾隨的過程中逐漸在紅光中化為蛇形的畫面。

清 姬：【緊二八】

他說我，此身行不正。
他說我，陷於情愛令智昏。
他說我，哪有未嫁之女親求聘。
更將我比做那蕩婦行，
亂他一顆至真求道心！
他怎知，我本生來女娉婷，
心高氣傲，一生但願配得如意郎君，
多少媒妁之言皆不允，
守著此身到如今！

白衣女：平白受辱，何其無辜！此人甚是無禮，如何算得是出家人！

清 姬：豈止如此！他更說我是他求道途中的魔障，一場胡罵後，像逃難似的逃出我房中！要我如何能忍！只得追趕上去，欲與他理論。怎知追著追著，這身子益發緊縮，我的意識也飄飄然地喪失了。而後凡到寺廟，我都會詢問此人蹤跡，卻總沒下落，且一回神，眼前又是瀾天大火了。

白衣女：真真讓人難受……唉！你說到這，倒讓我想起一件陳年舊事了……

清 姬：是什麼樣的故事？

白衣女：這已是一個很久很久的故事了——

▲燈光與畫面由紅轉為藍色與綠色，從湖景為始，並依照白衣女的陳述，投影白蛇故事。

第二場

▲蛇帶悄悄出現在布幕邊，一邊看著白衣女和清姬，一邊用布料纏繞在人偶身上。其身邊亦隨意擺放著數個人偶。

▲唱段演出中，亦可交雜清脆的金屬碰撞聲與物品摩擦聲。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昔年往事湧上心間……
不由得，心內慘然，身驅寒……
（夾白）想到此事，真真是好命苦人呀！
她本是仙山修煉一蛇仙，
全因一場情劫尚未滿，
思凡心動，便將蛇身人形變，
自謂白氏素貞把名傳
春日夜裡，與友相伴下山把郎君見，
只為求得半晌愛憐。

清 姬：蛇仙竟也難逃這人世情愛！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當日裡，清風習習，微雨綿綿，
擎傘行過西湖邊，
風雨途中識郎面，
她愛他，風流翩翩，
他愛她，深情纏綿，
情好相悅，即對山川盟誓言，

做個一雙璧人鳳交鸞。

清 姬：這是個有情有義之人哪！與我的境遇大不相同。唉！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郎君生來家貧性恬淡，
自食其力不求人憐，
奉養高堂日夜懸念，
此情此志不由得動我心間，
於是暗裡助他命途轉，
施計讓他醫道名聲顯，
再請故交盜取那賊官銀錢，
只為見他展笑顏。

清 姬：如此相愛，讓人稱羨。

蛇 帶：如此相愛，煩惱自纏。

▲以下清姬開始模仿白衣女的動作，動作由小至大，趨近同步。

▲蛇帶以布料纏弄人偶時，亦可操弄人偶的肢體，模仿清姬與白衣女的動作。

白衣女：縱使相愛，仍有意外。就在那端陽時節——

【唱】

一杯雄黃藥酒送至唇邊，
說道佳節夫妻當同歡，
盛情難卻只得把酒盞。
滴酒入喉，身作火燒，神思飛遠，
全不知，過了多少日夜流轉，
待到回神，只見他、他、他身軀僵硬屍骨寒，
單存一息隨時斷，
只嚇得，手足無措，心驚膽戰，
唯有仙山靈草可把郎君命回還，
含悲忍淚托請故交來照看，
獨自一人上山盜草，不懼艱險，
也要重續那夫妻情緣！

清 姬：仙山盜草之後呢？人可醒了？情緣可曾續嗎？

白衣女：雖有仙童阻擾，但幸得仙翁饒命，帶得仙草歸來，也救回郎君之命，郎君也只道是酒醉忘形，當日種種已記不清。本想著，還能過上安穩日子，誰知道——

【唱】

遊方僧人托鉢過，
開言便將郎君訛，
道人宅中是蛇窩，
今日種種，皆是妖言把人惑，
將來伺機便要把命奪。
若要安康免遭禍，
便到金山寺裡把禪坐。
從此郎君便上寺終將身躲，
全不念情愛夢碎，淚如雨滂沱！

清 姬：竟又是個僧人！怎麼這些僧人總是不解風情，更為壞人姻緣，出言便說旁人是妖魔！何況就算是妖魔又如何？不也是在人世間，用人的形貌，穩穩當當地活著嘛！

蛇 帶：你們不是，但……我是啊！嘻！

白衣女：是啊，既已化身為人，怎還不算個人呢？難道此情此愛在他眼中，竟只是場戲嗎？

【緊打慢唱】

眼見郎君不在心如狂，
含憤帶怒把山上，
要他觀一觀、瞧一瞧，眼前人究竟是何容樣！
要他手摸胸膛想一想，
昔日的恩情豈可轉眼忘！
怎知此行如入天罡羅網，
修道之人不相讓，
執意不將郎君放，
無奈何，化作巨蟒，
施個風起飛颺、潮起雨降、倒海翻江，
轉瞬青山變水鄉，
金山寺內做汪洋！
僧人召請天兵將我傷，
傷得我腹痛難當，
眼見郎君遙望在山崗，
孤掌無力心已涼，
大罵他把良心喪，
全不念，腹中有他家的小兒郎！
全不想，有何面目來見他妻房！

清 姬：竟還有了孩子！這場水鬥，可怎麼是好？

白衣女：當時他身受重傷，幸而上蒼見憐，在危難之中產下男嬰。後來，男嬰被丈夫帶走，而他卻被鎮壓在雷峰塔下，在入塔之前，他曾說：「待到我兒成人、名登皇榜之時，路經此處，我將出塔。在此之前，我的思念，將會長伴夫君左右。」如此，在塔中度過無數時光……

清 姬：這樣算來，也不過十數年的功夫。想必已經離塔了吧？

白衣女：雖是離塔歸家，但此情已是難再挽回了啊……能夠讓他懷想的，也只有那剛出生，便要分離的孩子而已了。

清 姬：想那負心人做什麼？這種薄情寡義的男人，讓他活著已是恩賜了，難道還奢求重圓破鏡嗎？

白衣女：他呀……依然是癡心一片，只是男人的心，早已不再，每日相會，相敬如冰，若非兒子不僅爭氣中舉，還能偕著妻子孝敬事母，這樣的日子要怎麼捱？

清 姬：這倒是……那再後來呢？

白衣女：再後來呀……人命再長，也不過百年。丈夫死了、兒子也死了，再更久之後，孫子、以及所有與他流著相似血脈的人都消失了，就連當年與他下山的友人早已不知所蹤，只剩他獨自一人，還像當年一樣，面容依舊，有時走到西湖邊，卻是那風景依舊、人事已非啊……在那之後，他便走回山間，既不願重為蛇身，而是隱去所有的一切，守在一座破落的寺中度日。

▲畫面從回憶轉為下雨的山景，窗邊逐漸垂下一條條的衣帶，在空中飄逸。

▲場景轉暗，清姬與白衣女的動作由流暢轉為僵硬。

清 姬：那人雖遭背叛，卻還曾得幾許溫暖情愛。而我呢？我得到了什麼？一片真心錯付不算，還平白得到羞辱，這麼多年來，想與他問個清楚，卻總也找不到人……真不知道，我與那白素貞，哪個比較可憐？

白衣女：都是可憐人，又何必衡量相比呢？

清 姬：他是曾經擁有，卻一旦失去。

白衣女：你是一片赤誠，卻遭輕賤。

清 姬：**【唱】**

今日裡，說什麼輕賤不輕賤，
只怪我，生來便是命途蹇，
怨、怨、怨，怨我錯眼來相看，
恨、恨、恨，恨他輕言來消遣，

旁人都道，世上還有好兒男，
何需一生苦糾纏。
依我看，岸上觀火皆明斷，
若是我，身歷其中如何不自亂！

白衣女：是啊，旁人怎麼懂得這種心情？只有身在其中、還有曾經經歷過的人，才能懂的……

清 姬：疼！（撫摸手腳）每到此刻，手腳便會隱然作痛，好似有千萬隻蟲子在身上爬，並且嚓嚓作響……咦？我的身上，何時有這些紋路？

▲清姬的記憶出現混亂，畫面呈現火海景象。

▲看著火焰的一雙蛇眼，轉變為人眼，反覆變化，並逐漸合為一體。

清 姬：【唱】

恍惚中，又見得火海連天，
似聽得，四下裡人聲吶喊，
身軀順繩向上攀，
彎彎蜒蜒鐘上纏……

清 姬：難道記憶中的火燒寺廟，都是我造成的？但——不！都是安珍不好，都怪他避不見面，那些僧人也千方百計地將他藏起來，全都是他們的錯！不是我的錯！可我，為什麼就變成了蛇呢……？

白衣女：什麼？原來你也曾變成蛇嗎？

清 姬：我也不知道，因為我，完全沒有那樣的記憶……只是剛才腦中浮現了一些火燒山寺的景象，且不知怎的，身上竟有這些紋路，好似鱗片，讓人身上痛癢……但我絕不是他們口中的妖物啊！

白衣女：是妖物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

清 姬：我只是不想，真的成為安珍口中是阻擾他修行的妖魔……

白衣女：可不論你是與不是，在他眼中，你就是妖魔，他終究是會離你而去的。就和他——當年的我一樣啊！

清 姬：不可以！我不甘心！

▲清姬的肢體逐漸蛇化，並露痛苦之態。

▲燈光轉紅，畫面中的雙眼變為蛇眼，環視四周。

清 姬：安珍在哪裡？安珍在哪裡！我一定要找到他！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告訴我他在哪？為什麼他不願意見我！為什麼……

第三場

▲燈轉暗，紅色燈光照清姬與白衣女。

▲清姬與白衣女各自以蛇的姿態展演身體。兩人的展現方式在不同之中可見相同之處，並隨著演出，動作逐漸趨同。

▲蛇帶放下人偶，遊走於兩人之間。

▲布景維持投放蛇眼，另從斜上方投影不規則飄逸扭曲的衣帶，並矇住蛇眼。

蛇帶：你們是妖魔……是，也不是。因為真正的妖魔，是我。而你們，是人也好、是蛇仙也罷，都有人的性情，也有著對愛的執著。卻也是因為這個執著，才讓你們生出魔心。

（看向白衣女）除了酒後現形是我預料之外的事情外，你呀，是因為不能接受丈夫背叛了你、毀棄誓言，離你而去，所以才變回蛇身。

（看向清姬）你呀，是不能忍受你所愛的人，對你不屑一顧，更口出惡言，所以才不顧一切的跋山涉水也要追上他，但追著追著，也就化為蛇形了。

▲清姬與白衣女同時看向蛇帶。

清姬、白衣女：為什麼會如此？你又是誰？你怎會在此處？

蛇帶：別急別急。

▲蛇帶引逗清姬與白衣女。

蛇帶：我是你們再熟悉不過的……物件？存在？我本是女人的腰帶，只因長年浸泡在無數女人的血淚中所生，再經過無數的日子，才化成這個型態的。至於名字，曾有人叫我蛇帶，後來也就這麼紀錄在妖怪畫卷中。

▲畫面投放鳥山石燕《今昔百鬼拾遺》百鬼夜行的場景，到蛇帶那一頁停止，並且從書頁中，飄出文字記載。文字記錄內容為：「由嫉妒女人的三重腰帶所生，倘若是纏繞了七重，必將化作毒蛇。」

▲書頁中的蛇帶不斷扭曲，逐漸爬出書外，纏繞住女人的身體，讓女人逐漸化為一條蛇。

清姬、白衣女：就是你將我化為毒蛇的嗎？

蛇帶：噯！人世間都說是因為我，才讓女人變成蛇的。就外人看到的表象來說，或許是如此，事實上則不然。

清姬、白衣女：此話怎講？

蛇 帶：我雖可以讓一個女人化作蛇形，但倘若不是你們自己的嫉妒、怨恨、煩惱、憤怒……我也不會出現，你們也不會變成這個樣貌啊！

清姬、白衣女：嫉妒和怨恨嗎……？

蛇 帶：你們仔細想想，不就知道了嗎？

清 姬：我想不起來了，我只記得，我追著安珍，然後就失去了記憶……醒來時，四周都是大火燒過的景色，焦味撲鼻而來，但我想不透，為總在寺廟？而我究竟又是怎麼到這些寺廟的？

白衣女：你說我酒後現形是預料之外之事，那麼水門便是意料之內是吧？但我知道，我是因為一時情急，想要逼迫他們把我夫君放出來，好讓我一家重圓破鏡，雖是惱怒，但……又與你有何相干？

清姬、白衣女：在這些時候，我們可都沒看見你啊！

蛇 帶：我在、或不在，重要嗎？

【唱】

心中仇怨皆自起，

當局者迷全不知。

只因情濃心自蔽。

如何能解此中事？

（白）我也並非有意將你們化作蛇形，只是你們將我召喚而來，將我穿戴上身，此事你們不曾知曉吧？

清姬、白衣女：不曾知曉。我又何曾有過像你這樣的衣帶？

蛇 帶：衣帶？那不過是我的一種憑藉。是什麼質料、花樣、款式，全不相干。我的形態，要有多少，就有多少。

▲蛇帶展開袖口，抖落各種款式的衣帶與綁著的人偶。

▲畫面亦落下許多不同款式的衣帶，衣帶上都有一端綁著一個半人半蛇的剪影，並且奮力地蠕動著，但最終都益趨無力癱軟，並用人臉或蛇臉露出哀怨的神情。

清姬、白衣女：那如何說是我將你召喚而來？我又何時喚過你了？

清 姬：我獨身一人！

白衣女：我只與青兒是故交！

蛇 帶：你們喚過的。請聽——

【唱】

那日裡，相識途中執念起。
你說你，縱毀道行不改志。
你說你，花嫁期屆心內急。
傾心刻，如溺水中全不知。
一個為夫，上仙山、翻海潮，奮不顧身來自棄。
一個為情，越千山、涉萬水，不辭千里窮追逼。
臨到情深恨重際，開口便是：
（夾白，模仿清姬與白衣女的聲音）我夫——！許郎——！安珍——！
郎君——！
他心早去不再回，
你苦心叫喚，聲聲相思，珠淚垂泣，
便是你此聲此情，暗中將我喚至。

清姬、白衣女：噢！怎麼，你竟是我喚來的嗎！

蛇 帶：正是！

清姬、白衣女：所以當日的緊纏之感……？

蛇 帶：喔？想起了那緊纏之感了嗎？

【唱】

彩衣帶，把情勾，
勾出心底喜怒愛欲朝外露，
勾出的愛恨悲淚再往帶上繡，
似龍遊蛇身上走，
扭扭纏纏，纏纏扭扭，
將你的身軀化蛇世間遊。

清姬、白衣女：世上竟有你這樣的妖邪！

蛇 帶：我以依附為生，名聲不響，世人大多不知。但，若說是妖邪，你們又何嘗不是呢？

清姬、白衣女：我不是！

白衣女：我只是，想要找回我的夫君……

清 姬：我只是，想要奮力一試，追到他的心……

蛇 帶：是了，就是這樣的心情才喚來了，將你們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。看看你們自己吧——

▲蛇帶雙手一勾，畫面中的衣帶散開。

▲投影紅白兩色鱗片長出的畫面。雙色鱗片交錯，似蛇形、也似花形，鱗片長出、掉落，不斷循環。

▲聲音以急促的琴聲為主，並搭上微弱的鱗片摩擦聲。

▲清姬與白衣女露出痛苦之狀。

清姬、白衣女：不，我不是這樣的樣貌——

清姬：我是人，不是醜陋的蛇！還我本來的面容啊！

白衣女：我是人，我早已捨棄了那些在地上匍匐的日子！

清姬、白衣女：好痛啊，為什麼不過是愛一個人，就要受到這樣的痛楚？

▲琴音愈趨緊湊。

▲畫面為鱗片占滿，鱗片顏色轉黯淡，在鱗片當中露出兩對似人似蛇的眼睛。

蛇帶：看著吧，這就是你們最真實的樣貌，從一開始，你們便是如此了……

【唱】

此心此情何曾變？

都是煩惱自尋、苦自纏。

胸懷苦楚把我喚，

到此與你來相伴。

你敢不敢，將你的真心真情真貌來細細地看一看？

清姬、白衣女：這、這不是我的真面目——

清姬：若不是他拒絕我，又何致如此？我依然還是個在鄉間度日的女孩。

白衣女：若不是他受騙上山，又值致夫妻分離，我又何須露出這醜態？

清姬、白衣女：我們都不願意啊——

▲蛇帶拍手，笑著。

▲隨著蛇帶的笑聲，夾雜著衣帶與鱗片相摩擦的雜音。

蛇帶：你們都不願意，可是，這就是最真實的你們。其實是蛇又是如何？你看你們，就算是蛇，也依然是如此的美麗，不是嗎？

▲蛇帶抬起清姬與白衣女的下巴，撫摸他們的臉。

蛇帶：你們的容貌，如此的美，又如此的危險，像要把人吞噬一樣……像你的火、也像你的水，多好啊？可是這樣的美，或許，你們的男人不懂，但你們兩個或許能夠懂的吧？畢竟，你們是同類啊！

清姬、白衣女：我們，是同類嗎？

▲沉默片刻，琴音趨緩。

清 姬：不，我不懂！像他愛的那人，如此忘恩負義，就該將他碎屍萬段，烈火焚燒才對！

白衣女：青妹慢——（搖頭）
不是的，我與許郎也曾經相愛過，那樣的記憶，也就夠了……倒是你，你的真心卻不被你所愛的人接受，不是比我更可憐嗎？

清 姬：這——所以我才想與他當面好好說清楚啊，這麼輕易的就拒絕人，怎能讓人甘心！

白衣女：呵，所以他才跑了的吧？被你給嚇跑的。

清 姬：你胡說！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！

白衣女：不要我的同情？那你來到此處，又是為何？

清 姬：那你守在此處，又是為何？不就是忘不了你那個薄情的許郎嘛！

白衣女：他只是受騙！並非薄情！

清 姬：是嗎？那剛才你流的淚又是為了什麼？

▲燈光在兩人的爭執中漸暗。

▲蛇帶拍手，緩緩下場。

蛇 帶：就是這樣、就是這樣，你們總有一天，可以了解為何自己是這副模樣，以及可以相伴的人，究竟在何處……

第四場

▲燈光緩緩亮，台上一片空寂。

▲畫面投影寺中只以白布白花為飾的房間。布與花輕輕晃動。

白衣女：我們……究竟吵了多久？

清 姬：不知道，似乎過了很久，但又好像只是一瞬間的事情……

白衣女：是啊，活得久了，對時間的感覺也淡了……我究竟住在這裡多久了呢？

清 姬：我也不知道，我追尋那個人，追了多久了……這麼久的時間，其實也有

些累了，何況每次從蛇形變回人形時，都想不起蛇形時的記憶，只記得滿天大火，真是讓人不安。

白衣女：我明白的，就像那天我喚來大水，在水中產子，也是一樣的感覺。害怕丈夫離開、害怕孩子不能順利降生，就算他們都活了下來，但那種沉在水中的恐懼，我也忘不了。

清姬、白衣女：我們雖然不一樣，但卻在許多地方相似呢。

▲清姬與白衣女牽手，仿「雙思凡」與「二人道成寺」，兩人以相同的動作表演。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我本蛇仙居仙山。

清 姬：【唱】

我本孤女居鄉間。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只為思凡把形變。

清 姬：【唱】

都因癡情形神幻。

齊 唱：【唱】

想做個，賢良妻，美嬋娟，
從此不再苦顛連。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本是美景良辰春無限，
又誰知，良緣本孽緣，

清 姬：【唱】

初見相會苦愁添，
縱非良緣，
心底唯有那薄倖男。

齊 唱：【唱】

他心中只把佛來念，
不念我赤誠之心意纏綿。
一朝心變身動至佛前，
從此情愛兩相斷，
破鏡始終難重圓。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當日我把水族喚，
金山寺裡江潮汎。

清 姬：【唱】

我過大海與群山，
道成寺中火連天。

齊 唱：【唱】

只為郎君身返還。

▲兩人相望，搖頭。

清姬、白衣女：我們都是相同的人哪……

清 姬：【唱】

你似水柔情君不信，
化作江潮反自湮。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你情如烈火甚殷勤，
因愛生怒把身焚。

清 姬：【唱】

總是為得薄情人，
水鬥火焚，兩下俱損，
有誰輸來有誰贏？
到頭來，只落得形單影隻兩下分。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都因當年識不清，
總道真情能動天，
無奈郎心最難信，
終是青燈佛前苦伶仃。

▲兩人相視微笑。

▲雨聲漸收，轉為鳥鳴。

▲雨景漸弱，透出陽光，呈現一片碧綠山景。

清 姬：【唱】

郎情易改情易移，
總讓你我淚涕泣。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幸得今日來相會，
才知此世間，非是單我苦相思，
有人相伴，心稍寬慰，
從此不再苦垂淚。

清 姬：【唱】

今日裡，將那薄情郎來拋棄。
更把那，過往種種從此不再憶。
從今後，你我姊妹相稱同相隨。
風雨同舟不分離。

白衣女：噯！別再說什麼「風雨同舟」了，倒又讓我想起當年情境了！

清 姬：是是，我不再說了！但你可還要守著這間寺院，獨自過活嗎？

白衣女：我守在這，不過是對故人的憑弔，就是離去又有何妨？只是當年的情意
恩愛，終是難望，但這今後，只要想起時，再回到此來與他們相會，又
有何不可？

清 姬：看來要你忘記他們，還得花上無數時日呢！

白衣女：當然，不就像你一樣嗎？愛至最深時，恨亦最烈，終生難忘。

清 姬：過去的那些事，還是就別提起了吧！

【唱】

今後兩人相依傍，
傷心往事從此喪，

白衣女：【唱】

是人是妖又何妨？
兩人相伴不徬徨。

齊 唱：【唱】

蛇身今後從此藏，
只以人面度韶光，
縱現蛇形也不妨，
你我相伴，山林之間亦徜徉。

▲兩人攜手下，燈漸暗。

▲投影一紅一白、雙蛇相纏離開寺院。

尾聲

▲燈亮，蛇帶哼歌上。

▲畫面投影雙蛇相纏的畫面，而雙蛇相纏的景象，漸變成兩條衣帶相纏。

▲蛇帶又取出衣帶纏起人偶。

蛇 帶：多少年來，這些變成蛇形的女人們都是飲恨而生，最終孤獨而亡，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解開這些情愛束縛，好好地活著。他們哪……都太癡情了，所以才一個一個把我呼喚過去，變成他們不想要的面貌……

內 白：喂呀——
苦哇——

蛇 帶：瞧，這不又再呼喚我了嗎？

▲蛇帶拿起人偶，邊纏邊笑著走下。

蛇 帶：他既喚我，我便相應，都是一體的，無可怨怪。如今那兩人能夠相伴度日，卻也是椿喜事。

【唱】

愛恨喜怒來交纏，
才將此身形變幻。
並非是，我有意捉弄隨意玩，
而是你，聲聲呼喚我才到此來相伴。
夜裡糾纏，將你蛇身變，
你道此身醜陋世難見，
從此孤絕一生絕世間。
怎知道，絕命帶，不是一條紅線牽良緣？
怎將它，化作白綾樑上懸？
倘是兩帶交相攀，
未必是，一條明路在眼前。

劇終